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春正月己卯朔諭朕責承丕緒撫有萬方申  
目求衣無日不以勤恤民依爲念是以劭農省歲減賦逭徵不斲  
多費帑金斲閭閻共臻康阜溯在乾隆十一年丙寅朕御宇周旬  
肇勸闡澤曾恭依 皇祖普免天下錢糧恩例蠲除直省額徵正  
賦二千八百萬有奇越在三十一年丙戌際當必世興仁益惟比  
戶饑裕是計復下詔將應徵漕米省分照康熙年例槩蠲一次伸  
各省倉箱盈衍倍積耕餘邇年以來寰宇乂甯民氣和樂惟 上  
天自佑我邦家淳錫康年頤符綏屢朕祇膺 吳蒼鴻眷其可不  
究澤推仁以與我海內元元答茲 嘉祝我國家鼎全盛之模內

外經費度支有贏無絀府庫所貯月羨歲增因思天地止此生財之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常使茅簷蔀屋自爲流通迺者仰紹列祖貽庥化成熙治爲民臧富欣際斯辰且今年朕六十誕辰明歲恭逢聖母八旬萬壽普天忭祝慶洽頻年尤從來史冊所未有是宜更沛非常之恩以協天心而彰國慶茲用乘春頒令誕仍賜和著自乾隆三十五年爲始將各省廳徵錢糧通行蠲免一次其如何分年遞蠲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卽速詳議具奏○庚辰諭今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來歲三月舉行會試○諭彰寶甫到滇督辦糧馬諸務俱能妥速經理及擢用總督以來亦頗知寶心任事著加太子太保銜以示褒獎○諭各省輪捐之年勸諭業戶照鑄教十分之四減佃戶租○命封七公主爲固倫公主○丙戌諭國家熙洽化成薄海共躋壽寓昇平人瑞

實應昌期是以每歲直省題報老民老婦年至百歲及百歲以上者不可勝紀因思向來所頒時憲書後葉紀年止載花甲一周爲斷殊不知周甲壽所常有而三元之序數本循環成例拘墟未爲允協著交欽天監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爲始於一歲下添書六十一歲仍依干支以次載至一百二十歲則開義犁然期頤並登正朔用符紀歲授時之義○乙未諭重機大臣等昨因緬會尚無奏表信息恐有遲回觀望情形不可不留心防範已傳諭酌留貴州兵丁分駐永昌等處協同戍守今據彰寶奏稱老官屯頭目布拉莽儻兩處差人呈送擾葉緬文欲通貿易等語看來緬匪前次籲請解圍實不知我兵聲勢幾路進師故懼而請命及許其撤兵以後必窺見我兵有不得不退之勢遂將奉表一事置爲緩圖或並且悔其前說則沿邊一帶斷不可不豫爲防備但滇省綠營兵

實在恆怯不堪卽哈國興力爲整頓亦須數年後方可冀其改觀此時必不能適用著阿桂彰寶卽遵前諭選派貴州兵丁二千名於永昌及沿邊要隘處所與滇兵分配駐守庶乎得濟雲貴同一總督所轄調撥最爲便易且綠營兵口糧不至如京兵之繁費卽令其多住一兩年亦無不可但須不動聲色妥協經理作爲尋常善後事宜一例籌辦不必令衆人知此底裏方合機宜至貿易一事緬匪急於相通覲其兩次所遞之書情詞畢露幸朕豫爲料及節次諭令俟其奉表後再行奏聞許通交易是以此次所給回書尚得要領不至仍以姑息了事總之緬匪降表一日不至一日不可許其與內地通商此一節乃中國制馭外夷扼要之道把握自我而換最爲長策從前之準噶爾近日之俄羅斯皆如此籌辦把守關隘乃總督專責著彰寶選派妥幹員弁於各邊口實力防諦

不許內地商貨絲毫透漏於事庶爲有濟彰寶尙係認真任事之人此舉尤當實心董察若稍不經意致官弁等仍以具文塞責或有疏解之處惟彰寶是聞若緝曾已奉表納款果屬誠心即可奏聞許令通商卽渾兵亦無庸留駐阿桂彰寶惟當隨時妥協經畫副朕諄切籌諭之意並諭令傳恆知之○己亥調曹公先爲戶部侍郎以徐續爲工部侍郎○癸卯吏部等部議覆原任貴州巡撫良卿奏威甯州向轄寐夷爲苗疆要缺五年俸滿加銜留任再滿三年升用今番民向化日久撫綏較易應如所請刪去報滿加銜卽升之例照內地題缺揀補從之○丙午平定準噶爾方略告成御製序曰平定準噶爾方略書成纂言者以序請夫序者所以序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悉其肯綮也事之本末則方略三編盡之矣太學之碑磨崖之銘西師之詩闕惑之謌亦旣悉其肯綮矣

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然五年之間大勦匈奴又十年而後書成是不可以無序且朔漠金川前例具在也乃允其請而爲之序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幸不可以屢微志不可以少侈夫用兵中國自古爲難而况踰沙漠天山萬里而遙乎旰斯宵斯勤劬以至有成功非虛而名非僞是僅可免後人之指摘耳若夫揚揚自詡以爲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不惟致物議而貽口實於心亦誠惡若也藉衆之力幸底於紀然我士卒之櫻鋒鏑者不爲少矣故此書之輯率因忠魂義魄不忍令其泯沒無聞具載以誌之而猶不在於擴土開疆之爲也旣平準噶爾延及回部恭主悉臣耕作賦役興焉此亦一再徵幸矣而猶不自知足欲屢試我銳而別有圖是志侈也志侈者不祥故近日撤征綱兵之旨甫降而彼適投誠我兵擗旅以還告成事焉此非盈虛消息之理捷若響

應乎是則此序之作不惟回思而若有驚亦且永圖而懷有戒也  
○丁未吏部議奏前任貴州布政使張逢堯於巡撫良鄉養廉贍  
徇透給又自行豫支請照不應重私罪例降三級調用得旨前以  
劉標揭報上司婪索案內張逢堯尙無染指情事是以加恩仍令  
降補運使今於巡撫養廉既徇情透給又復自行豫支且伊身任  
藩司有整飭通省屬員之責乃以劉標等如此虧空累鑾並不卽  
爲查參一任姑容敗檢致貴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若此而伊僅以  
斤斤自守冀爲御賞之地國家於此等頹廢職守之藩司將安所  
用之若僅照部議就其透給豫支一節予以降調不足示儆張逢  
堯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授喀爾喀和碩親王成袞扎布  
世子額駒拉旺多爾濟爲固倫額駒○浙江巡撫熊學鵬奏恭邊  
巡幸天津應督率浙商慶祝並以浙商情殷祝嘏請公備銀十萬

兩佐萬佛樓工部之

二月己酉諭良卿在熱河道任辦事尙知奮勉是以加恩擢用巡撫豈意伊志滿意足又特地遠或易爲欺乃於劉標虧空一案發覺後經永泰等前後揭部控其與臬司高積交結並勒索餽送各款因特派吳達善等前往查審節據訊出良卿與高積受賄交通聽其販賣水銀並任幕友往來無忌已屬敗檢不法至劉標積年虧帑侵公數至二十四萬有餘良卿旣已明知故縱並授意令人彌補復請添移錢局冀爲通融掩覆及經部駁知事必敗露始以一參塞責又不嚴追虧項輒批令將出借銀兩私留作抵不行列入查封款內而於平越府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蝕口袋腳價等項並不覺察勑究是其徇縱劣員毫無顧忌致逋省效尤閼知檢東吏治官方不可復問良卿負恩若此實出情理之外甚至普安州

民人吳國治告官吏科派一案不卽嚴行查辦轉令被控之本州  
知州陳景一詞會審數使抑勒勸和帳頂了局是其心存消弭喪  
盡天良公行欺罔並不止於骯法婪臧封疆大吏敗裂至此天理  
國法尚可復容乎良卿著依擬處斬卽於貴州省城令欽差大臣  
監視正法俾各省督撫共知炯戒至方世儒在黔撫任內婪索劄  
標貨物並於開礦一事受賄盈千其罪亦無可逭但所犯專在得  
減殺之裏物徵君長奸目無法紀者尚屬有聞方世儒著從寬改  
爲施設監候秋鋒聽決卽將此通諭知之○庚戌 上御經筵○  
吏部職方司員外郎大學士公傳極奏雲南外連滇蜀地方瘠薄從前  
徵餉大員相歷設廳至二十三府之多今雖與向化東被究第虛  
加所謂雲南府爲省會大理寺爲提督駐某地方曲靖臨安楚雄  
昭通織江麗邑俱多東川爲續課徵糧之區同化界接安南瀕江

通遠西藏永昌順寧普洱臨緝邊地且郡境廣闊均照舊存留武定府轄二縣一州元江鎮沅二府無首邑轄一廳二州不成郡均改直隸州武定既改州所屬和曲州裁祿勸州改縣同原轄之元謀縣俱歸武定直隸州轄元江府屬他那通判鎮沅府屬威遠同知不便歸州統率改附近普洱府轄廣西府屬五嶠通判改附近曲靖府轄元江府原轄之新平縣歸元江直隸州轄鎮沅府原轄之惠樂縣改歸沅江直隸州轄廣西府原轄之節宗瀘勸二州俱改縣歸廣西直隸州轄姚安府舊轄一州一縣不成郡屬裁姚安原轄之鶴川大姚縣歸附近楚雄府轄瀘慶府本有原督地方施羅江僅八十里改州屬瀘慶之瀘州歸澂江府轄普洱府壯有洞城之寶雲縣不載御書直隸同知寶雲縣同城縣裁改設照磨一員以資佐理又原名蒙化景東三府無屬邑不成郡但地方邊

閼距府窩遠歸併他郡一切徵輸番解未便將永北蒙化景東三  
府均改直隸廳同知麗江順甯二府無首縣與體治不合應將專  
管地方改首縣管理臨安府首邑係建水州改縣以符體制從之  
○庚申飭禁督撫指名奏請揀發○壬戌諭前以阿思哈簡任塞  
貴總督甫到滇省軍營卽心存恆怯以兵馬糧石辦理竭蹶情形  
屢行入告其時正當大兵督勦阿思哈以總督專理軍需不思設  
法籌辦惄爲畏難之語雖占地步不顧搖動衆心關繫甚重因節  
次降旨將伊革職留於軍營效力贖罪嗣於大兵既撤之後命伊  
前奏尙非由於虛捏且覈其平日辦事亦不至竟蓄巒斥是以加  
恩授爲吏部侍郎今阿思哈來京召見奏對時仍申其糧馬難於  
措辦之說及詰以彰費到滇在後何以購辦轉得充裕而先任總  
督者覓至東手無策阿思哈始無辭以對若謂經略大學士傅恆

此次進兵過早致諸事難以豫備阿思哈何妨據實參奏朕亦得  
早爲裁奪乃又見不及此徒爾先事驕皇不知通盤籌畫大臣爲  
國任事之義安在及我軍攻圍老官屯經略傅恆奏其水土惡劣  
疾病相仍朕知不宜久駐傳諭退兵而緝曾亦適遣人詣軍營籲  
懇解圍情願奉表納款因俯從所請以完此局設我兵至老官屯  
竟無病患而緝曾又不投誠亦卽當中止乎至諒以革職後作何  
效力之處據稱同諸大臣督率官兵攻戰其言更荒唐可笑阿思  
哈係滿洲世僕旣革職留管卽與兵丁無異况以曾受重恩之大  
員獲罪急圖自效理應衝鋒殺賊奮不顧身乃猶覬窺附於大臣  
之列不肯親冒矢石以巧遂其遷撫偷安之計是誠何心如聖林  
等以領隊大臣而於老官屯攻打賊暴身先士卒愛有重傷阿思  
哈豈未目擊乃以白身自效行間之人仍然養尊自重毫不知曉

激愧奮是其漸染鉗習甘於委靡無用全無滿漢勇往誠樸之氣  
又安望其改悔振作乎卽此一曾其心更不可問而罪更不可逭  
阿思哈仍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朕於諸臣功過  
應黜應陟一秉大公從不稍存成見如其人雖曾罹罪而情節略有可原未嘗不秉瑕錄用儻竟孰迷不悛有恩而不知感有罰而  
不知懼則又當顯示創懲俾衆人共知儆惕阿思哈乃其明驗要  
之一于一奪悉視其人所自取初無絲毫偏倚於其閒也將此通  
行諭衆知之○論良卿原係匱衣佐領小戶施恩用至遼撫乃任  
意欺罔孤負朕恩鍛其所獲之罪固難容於旗僕之內理應將其  
子孫一併正法著施恩將良卿之子富多富永免死銷去旗藉發  
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為奴富多著卽帶鎖發往伊弟富永解到奏  
卽發往○乙丑 上奉 皇太后謁 東陵○己巳 上驅 賴

西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壽祺皇貴太妃 溫惠皇貴太妃園

寢 孝賢皇后陵奠酒 ○ 庚午 上奉 皇太后回鑾駐蹕盤山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征勦緬匪一事因老官屯水土惡劣我兵

在彼疾病者多勢難久駐是以降旨撤兵適緬酋懵騎遣使至軍

營投誠姑允所請以結此局雖不過就事完畢其實亦不能不如

此辦理但緬酋既誠心投順何以距今三月餘尚無信息看來其

初遣人投誠時必係聞新街戰勝之信蠶我兵威且不知我兵聲

勢若何遂爾懼而請命及我兵既退彼或窺見端倪漸生覲望且

其遣使至軍營時係哈國與與之接見傳語未必非哈國與經於

綠營補習急圖了事從中選就調停爲之粉飾其詞竟若緬酋實

能恭順悔誠者至渾覺本一茫無定見之人其在猛烈挾撫降原係

爲興堂孔尋至迫於無可如何今遣伊回歸緬境必譖罪於興堂

托而將我軍中虛實盡行告知以圖倖免緬酋聞此必且悔其前  
此投誠之舉不然彼卽辦理貢物何至濡遲許久且如前此呈送  
軍餉糧布諸物未嘗不可以充貢彼何所畏懼必欲造辦奇巧貢  
品曠日稽時且彼土又有何奇物可辦必待遲之又久不卽奉表  
納款急踐前言乎編酋旣如此遷延其情僞殊不可信彼所略有  
顧戀者惟貿易一節旣欲求通中國而内地亦惟此一節尙足以  
覩其肯綮總之彼貢表一日不至沿邊貨物一日不可令通此時  
務須設法嚴查勿使奸劣商民絲毫透漏若稍有疏漏仍歸有名  
無實則並此不足恃更復無可把握所繫非淺鮮也更可慮者編  
酋或知我進兵時糧馬運送之難及將士病損者衆而見在八旗  
勁旅又很微弱彼深悉省營兵之怯弱無能益復無所顧忌或  
漸擾我沿邊土司地界亦未可定今永昌驛越尚有黔兵屯駐較

滇兵稍有得力萬一畔會或有侵擾雖不值復爲征勦而就近揀派留駐黔兵統以勇敢將弁出邊勦殺盡蠻醜徒使知儆畏庶足示威杜患並當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前此細匪之事皆由愛必達吳達善劉藻歷任總督之姑息養攤繼以楊應琚之乖張僨事縱令賊匪日肆肆張遂致大費兵力經理數年仍不能集勦歲事此因循貽誤之咎不可不引以爲切戒也彰寶向日頗屬能事到滇以後又能實心出力是以卽用爲總督此時旣已撤兵卽阿桂亦不能在彼久駐滇省沿邊諸事乃伊一人專責朕亦惟伊是倚哈國興雖在滇年久究係武夫識見有限或並沿襲綠營惡習遇事一味掩飾彌縫止圖弭目前之非而不顧貽後來之患彰寶斷不合宜或狃匪侵擾沿邊不知痛加懲創甚且置不上聞設或賊衆

漸至闌入內地並且侵及騰越永昌尚能諱匿乎若至彼時再行奏聞朕惟於彰寶是問楊應琚覆轍具在是爲炯戒卽彰寶自忖亦復何顏見朕乎著傳諭彰寶務須實體朕意以副委任仍將見在邊禁如何嚴密訪查及細匪有無貢表消息卽行奏聞並將此諭令傳恆知之尋彰寶奏細性多疑真僞難定前遵旨留黔兵並雲南昭通兵共三千餘名分令昭通鶴麗永順三鎮臣帶駐虎踞關之瀘川及蓋等處嚴查商賈偷漏又於沿邊小口嚴飭地方官防範其永昌騰越沿邊道路添派弁員稽查見據永昌守令報於龍陵訪獲違禁私販外夷鹽斤之人再查緬夷從前貿易俱在秋冬間詢土人知交四月後雨大瘴發道路雖行不能通市其進貢尚無消息各處官兵星羅碁布聲勢聯絡俟有瘴時酌移龍陵南甸等處離各關隘不遠聲氣相通緬夷必不敢犯邊設有